

不动 作品

FAILURE NOTES OF ED COLLECT

学园ED事件簿

在不可思议的人或事面前，
那些幻想之事物反而不那么不可思议了。





FAILURE NOTES OF ED COLLEGE

学园事件簿

不动◎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园ED事件簿 / 不动著. —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07.11

ISBN 978-7-5391-3942-5

I. 学… II. 不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60492号

学园ED事件簿 不动/作品

创意策划 金沙优图

策划人 刘欣

责任编辑 孙淑慧 林云丁 筱

编辑统筹 冰叶朱子

特约编辑 郁言残枫

绘图作者 唐卡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32

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150千字

印张 8

书号 ISBN 978-7-5391-3942-5

定价 20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服务热线:0791-6524997)

目录 Contents

Part 1 纽甘西亚，我爱你	005
Short Story 1.5 座位	031
Part 2 来自蔷薇少女的委托	042
Short Story 2.5 地铁	087
Part 3 画皮	094
Short Story 3.5 电梯	162
Part 4 天使栖息的森林	174
Short Story 4.5 猫	206
Part 5 就这么说“再见”吧	220
Appendix 附录	251



楔子

在不可思议的人或事面前，
那些幻想之物反而不那么不可思议了。

不动

「作品」在不可思议的人或事面前，那些幻想之事物反而不那么不可思议了。

PART 1

· 纽甘西亚，我爱你

“纽甘西亚”、“纽甘西亚”、“纽甘西亚”，还是“纽甘西亚”……这本笔记本上的每一页都写着同一个单词：纽甘西亚。

黑压压的人潮像一群乌鸦从身边挤过。

生怕被别人赶上似的，不断向前挤去，眼中完全看不到他人。

我站在一边，心想着不该在这个时候出门，准备找一个缝隙溜走，冷不防被人一把抓住。

“还不快走？！”

“走？去哪里？”那人的焦急感染了我，我有点畏惧地问。

他停下脚步，黑发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一闪。

“纽甘西亚。”

“纽甘西亚？纽甘西亚是什么？喂，纽甘西亚到底是什么啊！”那人手

上一用力，我的身体重心一斜，向下栽去。

“好痛！”我抱住了头，从梦中惊醒。

晚春的早晨，我在床铺上张大双眼，眼角还露着熬夜的疲惫，一个黄色的东西在眼前飘来飘去，最后落到鼻子上。

“阿、阿嚏！”我颤抖着，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。

说到我们学校爱德高级中学，宣传册上必然会提到：“是一所诞生于上世纪初的百年名校，前身是XX会的教会学校，解放后在党中央领导以及全校师生的一致努力下，成为全市重点寄宿制高中。本校与日本大阪XX中学、美国纽约XX学校结为姊妹学校，多次派送交换留学生。”不过对我来说，这个学校最吸引人的还是校园的风景。可以说，这里算是失去四季变迁的上海最后的绿岛之一了。

绿树成阴红瓦白砖，每到圣诞节，即使没有白雪皑皑，也很有气氛。学校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；从每年二月开始，山茶、垂丝海棠、桃花、樱花、紫藤……一个接一个就像开花展一样，没有一刻停的时候。更不用提那些不知名的小花，布满了学校各个角落。特别是从学生宿舍到旧校舍三百多米长的蜿蜒的林阴小道，集中了学校80%的植物，春夏秋冬花团锦簇，色彩缤纷，成为学生们念念不忘的“爱之道”。据说给小道命名的第一代校长XX神父总是在小道上感悟上帝的存在，而我们的学长们则深深体会到上帝对人类的另一种爱，在这个小道上诞生无数“亚当和夏娃”的传闻也是学校知名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去年秋天，我考进这所高中。和那些著名的传说无关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初中毕业生，甚至还因为感冒错过了初中老师带队来该校参观的机会，按部就班地将重点高中生活作为进入名牌大学的跳板。可想而知第一次踏进校园，我有多么惊讶。身处这么漂亮的学校，以前生活过的干瘪校园恍若隔世之物一般。可是仅仅住了一周，我就意识到自己和这所乐园有着致命的隔阂。

我对花粉过敏。

更不幸的是，新生入学时因为人事上的差错，我被划到“爱之道”尽头的旧校舍。那座建筑原本计划重建，考虑到文物价值，就荒置在那边，由学校的清洁工人负责打扫。那天，我看到同学们拿着行李欢天喜地地走进雪白的新宿舍，而我只能一个人走进上个世纪初的旧建筑，那种荒凉感真是无从说起。等班主任发现宿舍安排失当时，人事科的老师告诉她，新宿舍已经没有房间安置我了。

“对不起，时雨，你就在那里坚持一个月好吗？学校会想办法的。”

我相信了班主任，谁知道这一住就是一个学期。看样子从校长到班主任，都觉得我住在旧校舍不错，干脆把这件事给忘了；同学们则羡慕我能住在那么空旷古典的大房子里，优雅得像个吸血鬼。如果告诉他们吸血鬼的代价就是每天晚自习后，从教学楼穿过黑得不见五指的林阴道，在月光下用手电照着锁孔打开旧校舍的大门，在旧吊灯昏黄的灯光下，走上二楼，空无一人的走廊里，脚下木制地板不时发出“吱呀吱呀”声配合着你的心跳在耳膜边鼓动，说不定他们会兴奋得七窍流血而死。不，我死也不要那样。上厕所一定要在教学楼解决掉，不然到晚上11点熄灯后，打着手电去楼下上厕所，月光穿过大门的玻璃打在一楼大厅的大理石地面上，一只小小的黑影从眼前飞速蹿过，就算告诉自己那只是一只老鼠，想要尖叫的冲动还是震得我心口发痛。早晨起床前一定要整理好衣服，如果衣衫不整地去楼下厕所洗脸，那就等着清洁工阿姨和你一起上演惊声尖叫吧。偏偏同学们还喜欢收集旧校舍的鬼故事，有事没事就在我耳边谈论：什么每到午夜11点，沿着楼梯向上攀登，可以走上第四层楼（那幢大楼只有三层）；厕所的镜子到了夜晚会变成红色；在晚上对着墙壁鼓掌会听到笑声……每次讲的时候，我的脸色都会惨白，他们就笑我：“时雨，你不会是怕鬼吧？”

“开玩笑，我可是一个人看完《咒怨2》的，要听情节吗？”同学们被我这么一说，立刻用仰慕的眼神看我，一个礼拜后，他们又会对着我讲鬼故事。重点高中学习压力大，他们就可耻地牺牲了一个小我，完成他们排遣压力的大业了。

其实他们说的没错，我怕鬼，而且怕得要命。我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个坏毛病，的确是一个人看完了《咒怨2》，不过那是关掉音响，抓着枕头快进着

看的，这一点可不能告诉他们。

有花粉过敏，又极其怕鬼的我，居然在那座阴森的旧校舍里生活了半个学年，我也开始钦佩自己了。终于有一天，班主任找我去谈话，讲到旧校舍的问题，说很对不起我，让我一个人住在那里。我心想着总算要和那个鬼地方告别了，至少该说几句好话吧，这么想着，也觉得那个地方确实不错，比较幽静适合学习啦，能够锻炼自己的生活能力啦，空气新鲜啦，好话说了不少，班主任的眼神明亮起来，她大概也钦佩我的适应能力吧。

“看来你已经习惯了，那老师就放心了。正好有个同学家里有事，不得不住在学校里，你也知道学校没有空余的寝室了……”

我望着班主任，脑袋没有转过弯来。

“我就想是不是让他住进旧校舍，你也好有一个伴……你看是不是今天就搬进来？”

“等一下，老师，你叫我来，不是叫我搬进新宿舍吗？”我怀着极大的不安问。

“没有啊，我是说让别的同学和你一起住，有一个照应嘛~”

“老师~~~”我都快哭出来了，我不要再住在那个鬼地方！！

身后传来了敲门声，门打开了，班主任望着来说：“来了吗？”

什么来了，我不管，我要搬出去！！

“时雨，呆会儿你就带他去旧校舍吧，我之前通知了清洁工，她应该把床位什么都准备好了。”

“什么？阿姨进我的房间了？”我大喊一声。阿姨居然能从我房间里数座巴别塔（注：巴别塔——据《圣经》记载，大洪水过去之后，巴比伦想要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，上帝知道后，就变乱人们的口音，使人们的语言彼此不再相通，人们最终没有完成这座高塔的建设。这座塔被称为“巴别塔”。文中意指时雨把漫画书堆得很高。）中找到他的床位么？等等，我的漫画！我的小说！我的颜面……

班主任站起来，我跟着她走到门口。这时我看到我的新室友，仅仅比我高一点，却极有威严的陆皓东——我们的班长。啊……我突然有种完蛋了的感受。

我们学校有一个附属初中，陆皓东在初中时担任大队主席职务。他大概是有史以来说话最少的大队主席吧，每次大队主席发言都是由大队副主席出面。只有非常少的时候，他才会出面，这为数非常少的几次，每每成为校园的传奇。最著名的一次，就是初中部有学生受不了压力要从学校窗户跳楼自杀，当时他大吼一声：“你快跳啊！！”差点把那个学生震下去。他继续对着那学生怒吼：“要死就快点死，不要在那里装模作样，人要死早就死了，还有时间在这里叫？”吓得一边老师的脸都绿了，生怕那学生真的跳下去。之后发生了更加恐怖的事情，陆皓东见那学生不跳，就说：“你不会跳，那我来做演示，我跳给你看！”随即他真的冲向窗户，如果不是老师一把抓住他，他说不定就要做“自由落体运动”了。幸好老师抓住了他，看到这种情形，想要自杀的学生吓哭了，被老师从窗口拉下来。那时陆皓东对着同学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你看吧，这样是死不掉的。”事后他找那个学生谈话，发现那学生之前读书成绩都不错，只是学到圆的时候，同学们一点就通的问题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。他觉得老师同学看不起他，想着自己死了就好了。陆皓东帮那学生找了一个辅导老师，一周后，对方兴奋地对他说：“我明白了！”陆皓东看看他，没说一句话就走了。之后陆皓东稳坐大队主席宝座，没有任何人有异议。这回他考入学校高中部，自然又成为班长。

在大家对他钦佩到不行的时候，我却有着另一种想法：“那个时候，陆皓东不会真的想跳下去吧？”见同学不明白我的话，我又说：“陆皓东说要跳楼的时候，不会真的想自杀吧？要知道在我们学校读书压力很重，谁都有一两次想自杀的念头。”同学们纷纷说着自己没有这个念头走开了。我对同学们这种善意地保持距离的行为早就习惯了，正因为彼此都很厉害，大家互相都怀着一戒心和不屑，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很少，更何况事情的主角是陆皓东，要问清楚就更不容易了。于是我在内心里就暗暗给他掂了分量，和同学们一样，我觉得他不好接触，他们有别的原因，我有我的想法。

陆皓东掩藏在眼镜下的眼睛里，有什么，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。

为什么他要成为我的室友？被关在那个阴森的地方就已经够恐怖的了，再加上一个陆皓东，是不是我过年的时候没去烧香的报应？

陆皓东看了我一眼，我的心寒了一下，“好，我带他去旧校舍。老师，

别忘了让阿姨多准备一个热水瓶。”

“早就准备好了。”班主任笑着说。

差别待遇！去年我住进去的时候，要了好久都没拿到，我干脆去自己买了两个。

不过如果陆皓东住进来，学校会稍微照顾我们一点的话，总算不幸中的大幸吧。

“对了，陆皓东，我帮你去问了一下，没问题。”班主任对陆皓东说。我忍不住插嘴问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陆皓东晚上要用电脑，他问我是不是可以晚上不熄灯，我向负责人征询了一下。旧校舍是独立的，晚上不熄灯也可以。”

“怎么不早说？害得我每天晚上打手电……”我不满地说。

“打手电？”班主任看着我，我连忙傻笑了两声，她笑笑说：“原来你在偷偷用功。现在好了，你可以放心开灯，不过不可以熬通宵。”

我点点头，心想着我才不说晚上打手电是去上厕所呢。

虽说晚上不熄灯是我的梦想，可是愿望达成时的这种空虚感是怎么回事？我瞅瞅陆皓东。原来是因为他！差别待遇！

我们告别班主任，走向旧校舍，我看着陆皓东的行李，只有一个拎包。

“电脑呢？”我问。陆皓东拍了拍自己的书包，说：“笔记本电脑。”

我讨厌这个人！笔记本电脑有什么了不起，被老师宠爱有什么了不起？没有花粉过敏又不怕鬼有什么了不起……等等，这个人，说不定也怕鬼……不是说了吗？强悍的人总有一两个弱点，看他这个样子，怎么看都和怕鬼联系不起来，说不定其实十分怕鬼呢。

我转头看他，他跟在我身后，眼神环顾左右，多少有侦察路况的味道。是吧，他一定在想，这种没有路灯的地方，晚上一定吓死人。到了旧校舍他肯定会问我厕所在哪里？我告诉他在一楼的时候，他的脸色会有多难看？想到那时的场景，我的心情好多了。

“时雨……”背后传来陆皓东的声音。怎么，他这么早就开始问我了？我走到旧校舍大门前，转身问他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是不是怕鬼？”

“厕所在……啊？”我眨眨眼，合上张了一半的嘴巴。

他走到我面前，重复了一遍：“你是不是怕鬼？”

这个家伙！

“不怕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是不是你怕鬼？”

“我在想，如果不怕鬼的话，住在这里不是挺不错的？又安静。”

“住在这里确实不错，我都住了一个学期了，如果我怕鬼的话，我能住这么久吗？”

“你一直说要搬回去，我想你应该怕鬼。”

喂，干吗把猜测说得这么理所当然？虽然我怕鬼是事实，但是有必要在本人面前这么说吗？

“倒是你，这么在意我怕不怕鬼，是不是自己怕鬼？”我反驳道。

“我不怕鬼。”

是吧，所有人都会这么否认的。

“我喜欢鬼。”

穿过镜片，陆皓东的眼神十分平静。

果然这个人不正常，我那时就这么觉得了，没错，他根本不是正常人。他不会是那么容易带什么东西走的那种人吧？为什么班主任要让我和他住在一起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

旧校舍门前春梅盛开，一股刺鼻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子。我鼻子一痒，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喷嚏之后，是恶狠狠的咳嗽，使得我的身体像大风中的树苗那样可怜地摇摆着。

他望着我，既没有感到惊讶，也没有上来帮忙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再一次平静地问我：“你，是不是花粉过敏？”

妈妈呀，谁来帮我一个榔锤敲死这个家伙？！

我趴在上铺打喷嚏，罪魁祸首静静地躺在被褥上。那是三楼窗外的迎春花，金黄色的小铃铛穿过寝室的窗户，飘落在书桌上、地上还有我的鼻子上。我喷嚏打得脸部都抽筋了，从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醒了？”

这就是他一大早对可怜的室友说的第一句话吗？我的身体抖得像秋天的

落叶，开始在床上摸索手帕。从下铺扔上来一块雪白的手帕，接着是他的声音：“你放在桌上了。”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想说“谢谢”。捂住鼻子和嘴巴，我慢慢平静下来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啊~~我活过来了。”

“恭喜。”

我的眼角抽搐了一下。和陆皓东在一个寝室生活了一个月，让我对他的印象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变。我以前觉得他是一个不喜欢说话、有自杀倾向的“好学生”，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个喜欢突然在你身后出现，用言语来嘲笑你的混蛋。他话不多，但是只要他在房间里，我就觉得屋子某处盘踞着一个巨大的野生动物，正在思忖着如何占领更多的地盘。你看，为了方便他用电脑，电源插头附近的书桌让给了他，我只得可怜兮兮地在床上用台灯看书，一只手看书，一只手偶尔还要做台灯的支架。幸好最近学业不太重，我也只是看看漫画和小说，到考试前一定要把书桌抢回来。如果不幸要在晚自习教室看到晚上11点，我就睡在那里，绝对不走夜路回这儿。

“你昨晚又看漫画了吧，扔得乱七八糟的。”我听到床下传来漫画书被挪动的声音，慌忙爬下去，“不要碰我的漫画！”

“你至少理一下吧。”陆皓东指着堆在寝室一角的漫画。和喜欢什么东西都整整齐齐的陆皓东相反，我的房间从小就是母亲整理的，我连叠个被子都不会。一开始踏进乱七八糟的寝室，陆皓东的眉头就高高皱起。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支粉笔，在地下划了一道三八线，“从现在开始，线的这边是我的，那边是你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你的保姆，不负责整理房间。”

“我没要你整理我的房间。”

“我们的房间，我也有使用的自由。你不可以为了自己的自由，妨碍我的权利！划分地盘是最公平的。”

这家伙是帝国主义吗？不过算了，毕竟是要在一起住的人，划分就划分吧。划分好了，就不要对我这边指手画脚。

我蹲在地上整理漫画，他问：“你这家伙是怎么考上我们学校的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他们说你一个人躲在这里拼命读书，可我只看到你看漫画和小说。”

“我天生智商高，想成绩不好也难。”我抱起一堆漫画书，陆皓东看着那堆摇摇欲坠的漫画，说：“不过行动能力很差，果然人类能力是互补的，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人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我是一个有花粉过敏又怕鬼的胆小鬼，再加上行动能力又差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，十全十美的班长同志！”

“我也不是十全十美。”

“心里明明不是这么想。”

“你不信算了。”他转头去看书。

什么意思，要说就说清楚。

那句“我也不是十全十美”的后面不会是很惊悚的秘密吧？那还是算了，好奇心杀得死有九条命的猫，何况我只有一条命。

“时雨……”他又叫我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烦着哪。

“……纽甘西亚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纽甘西亚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书本。

“咖啡牌子？”

“……当我没问。”

拜托你改一下这种说话说一半的坏毛病！

“纽甘西亚”，这个词很耳熟，好像哪里听到过。就在我抱着漫画退思的时候，陆皓东问我：“今天再去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探险。”对着我，他神秘地笑了笑。

探险是我和陆皓东在这座旧校舍里唯一达成共识的事。我早发现这座旧校舍，外面看起来只有三楼，却比一般的五层楼还要高。每层楼高都很高，墙板又厚，里面藏一两个密室绝对没有问题。不过我没兴趣发现什么旧校舍。

的密室，有什么东西跑出来怎么办？

没想到还真有。打开二楼储藏室里的大橱，靠墙的木板可以朝里面打开。木板后是一排大约七十公分、狭窄的木制楼梯。发现这个秘密通道时，陆皓东立刻把我叫来，我看着这个楼梯转身就跑。

陆皓东一手蛮力地拉着我的衣领，一手打着手电走了上去。我抓着一边的墙壁大喊着“不要”被拖着上楼时，灰尘和蛛网大把地黏在我手上。从储藏室透过来的亮光很快被黑暗吞食，只留下手电的余光让我揣测四周的景象。楼梯真的很小，我呼出的气体很快从墙壁上反射回来，带回不少灰尘。手电的黄光在墙壁上一扫而过，灰黄的墙面上无数黑色的斑点，看上去会动似的。

我被机械地向上拖动，突然陆皓东停住了脚步，我的腿脚在台阶上滑了两下。

“有个房间。”

“你不会想进去吧？”

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我以为你会想进去。”

“正常人都会这么想吧。”

“那我不正常好了，我要回寝室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喂，这是我的权利！”

“轻点。”陆皓东松开我，我的身体失去支撑向下滑去，我连忙抓住一边的栏杆。

“门没锁。”

为什么所有的故事里，幽灵的家都不锁门？幽灵不是很讨厌人类侵犯它的地盘吗？至少给自己的家装把锁！

陆皓东轻轻一推，门“吱~呀”一声开了。我缩着身体，抓住他的衣服，用力摇头，希望他不要进去。但是他义无反顾地走进，拉扯间，我也被拉进了房间。

房间不高，我不敢看屋内的景象，本能告诉我天花板就在头顶一米左右

的地方。

高度有点像阁楼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！”陆皓东拉着我的衣服，我抓住门，死活不肯回头。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没有骷髅，也没有尸体，连只老鼠都没有。”

“你骗人！这里肯定有一具男人的骷髅，前胸有一个匕首，或是一个穿着婚纱的女骷髅，我不要！”

“笨蛋，这是一个书房。”

“书房里的尸体~~”

“你还是男人吗？”

陆皓东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用力拉过来，他的力气好大，把我扔到了书桌上。我因为疼痛本能地睁开眼睛。眼前一个男人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目光阴沉。

“啊~有鬼！！”我惨叫起来，陆皓东一把按住我的头，说：“仔细看，那是照片！”

陆皓东打开电灯，房间里亮堂起来。

我定睛一看，真的是一张相片，放在相架上，照片下面还有字：“安德海教授于193X……”这是七十多年前的人！

对我来说，他和鬼差不多。

“你怕什么，他早就死了。”

就是因为早就死了才吓人。活人有什么好怕的。

“这里是他的书房，应该有不少书吧。如果之前都没有破坏，我们说不定能找到珍贵的旧版书。”

“陆皓东，我们走吧，去找老师去。”我怯怯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幢楼是学校的财产，这里的東西也应该属于学校，我们不该拿……而且，而且，他说不定……”

“还在这个屋子里？”

“不要说这么可怕的话！”

“对方是教授，说不定会醒过来教我们什么呢。时雨你来看，这里都是

外语。文字都不一样，这位教授说不定是语言学专家。”

“反正都是看不懂的鸟语。”

“噢，这种字体也有。对了，中国书法不也有鸟虫体吗？”

看着他兴致勃勃地翻看那些旧书，将灰尘全抖出来了。我捂住鼻子，还是打了好几个喷嚏。

“我说，我们还是去找老师吧。”

“至少等我看完这里的书。”

看完这里的书？我看着阁楼里好几排的书架，“那要到什么时候？！我不要呆在这么可怕的地方！”

“时雨，你想想看，这些资料一旦给了老师，要么被送去博物馆要么被送去资料室，我们根本看不到，不如趁送去之前多看几眼。”

“看不懂的东西再怎么看都……”

“纽甘西亚……”陆皓东没有理睬我，他念出一个单词。我见他沉迷于其中，没有再说话。有灯光，室内显得不那么可怕了。这是一间秘密的书房，有三四排书架，就像陆皓东所说的，放满了有各种不同文字的书籍，我对看不懂的东西没什么兴趣。从书架的角落传来亮光，我走过去一看，那是一个靠近地面的小窗，被屋外的爬山虎掩盖，透出些许阳光。现在外面应该是正午，我凑到窗口去看。

“陆皓东！”我叫起来，“快来看快来看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从这个窗口能够看到整个‘爱之道’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看到我们班级的同学，躲在那里干什么呢？”

“在‘爱之道’上能干什么？”陆皓东不知不觉来到我身后，他的头发碰到我的头发，传来灰尘的味道。我又打了个喷嚏，他趁机占领窗口。

“阴险，啊，啊，啊~~”他突然捂住我的嘴巴，我难受得手舞足蹈。他说：“轻一点，听得到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的叫声他们会听到的，被发现就完蛋了。”